

# 口袋里的

叶梓著

# 禁果

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

# 口袋里的禁果

叶梓著

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口袋里的禁果/叶梓著.

—北京: 大众文艺出版社, 2001. 8

ISBN 7-80094-801-3

I. 口…

II. 叶…

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1) 第 053328 号

### 口袋里的禁果

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朝阳区潘家园东里 21 号 邮编: 100021)

保定市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8.5 字数 162 千字 插页 2

2001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2001 年 9 月河北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—5000 册

ISBN 7-80094-801-3/I·530

定价: 16.00 元

版权所有, 翻版必究。

大众文艺出版社发行部 电话: 84040746

北京东城区张自忠路 3 号 邮编: 100007 1136 信箱



责任编辑：李 杰  
封面设计：大盟文化

## 内容简介

- 飘落如雨的桃花淹没了沉溺于爱情中的桃子
- 流星一样短暂而盲目的恋情带给桃子几乎崩溃的灾难
- “没有不幸，你一定是孤独的”，桃子用生命见证了这句谶语。一场车祸，夺走了她刚刚抓住的幸福。
- 已是一家公司总经理的初恋情人杨凯再次给桃子带来灾难的气息，桃子突然被绑架
- 杨凯意外身亡，妻子周虹频频接到来自天堂的电话和来自地狱的诅咒
- 杀死杨凯的凶手是谁？
- 桃子无意中知道自己还有另一个父亲和另一个母亲。一家人相聚的那一刻，桃子却发现亲人竟是仇人，爱情却是一切无法换回的错误……

ISBN 7-80094-801-3



9 787800 948015 >

ISBN 7-80094-801-3/I · 530

定价：16.00元



# 1 给你我的快乐

桃子顺着一条冷僻的大街往回走。正是四月，风吹落了满树的桃花。一枚枚粉红的花瓣像一只只寂寞的手抚过她的脸，让她在感知温软的同时也感到了冰凉。她把鞋子脱下来拎在手里，桃花的汁水渐渐染了她的脚心，一种奢华和无比畅快的感觉让她的眼睛露出了笑，像一朵开得正艳的桃花。

她把吹到唇边的蕊送进嘴里，慢慢咀嚼，芬芳恍若梦里。天空是澄澈的蓝，空气里的清香让人想躺下来，睡在花瓣铺成的床上。

她暂时忘掉了墓地，忘掉了惟一的亲人



的死，忘掉了深入骨髓的痛。——生命也是一场纷落的桃花么？

回到家，她感觉有些冷。一直光着脚，冷，像一股游动的风从脚底吹进她的心。惟一能为她取暖的人走了。这个世界肯定荒凉、冷寂而陌生。她不知道以后要怎么样，父亲曾是她世界的中心，临走的时候却没留给她任何的要活下去的理由。

她十八岁，还没有过自己的爱情。这算得上一个理由么？

在家睡了一星期。

她的精神稍稍恢复了些。因为父亲的病延展了几个月，所以她知道父亲是要死的，只是早晚的问题。她的悲伤在病床边慢慢耗尽了。

父亲临终前只说一句话，反复地，不知是清醒着还是昏沉的呓语。

“壁橱，壁橱，壁橱啊……”

重复着这两个字，眼睛很用力地向外凸着，手颤颤地抬，却再抬不起，父亲似乎很不甘心地咽了气。

父亲放心不下的竟是壁橱么？

桃子略显憔悴的脸上有些疑惑，她下了床，搬把椅子蹬着，打开门厅上方的木壁橱。





里面是书，塞得满满的都是书。发黄的书，散发着浓重的潮的气味。这是陈旧不堪的似乎还带有腐烂的气味。

桃子捏着鼻子关上了橱门。父亲卖了十几年书，临终还把书当做宝贝么？

“我不会留给你任何麻烦，桃子，你永远都是自由的。”

父亲清醒的时候对桃子说着这样的话。桃子有些悲伤，父亲病重却不肯早些来医院，他是怕负债吗？怕把债留给自己？这么多年，父亲竟不了解自己，他走了这本身就给桃子带来最大的生存上的麻烦和精神上的麻烦，他不知道么？他指的自由又是什么？

没有吃饭，桃子觉得屋里的寂静太满了，她不能再呆下去。

在街上转了一圈，吃了个涂满黄油和椰蓉的面包，觉得阳光似乎分外刺目，她打起精神去了离家不远的小书店。

这是父亲给她的财产。“友谊书店”的招牌已经有些陈旧了，但这个小书店给了她和父亲足够的面包，足够的友谊，还有少量的存款。

小店只有十三四平米。一排排的书落上了薄薄的尘。几页广告纸散乱地铺在地上，有一股阴暗的气流在书和桃子之间游走。桃子打开窗，明朗的阳光透进来，在书上舞蹈。

马路上永远都人流汹涌，很多的汽车嘈杂地驶过，梧



桐树的宽大手掌毫无兴致地挥舞着。桃子是从街上走到书店的,可现在她又想回到街上。街上有陌生的人和形形色色的脸孔,她不需要面对什么,包括孤独。

可现在她不知道怎样经营书店,要进什么样的书,这书又是怎样的卖法?桃子不喜欢动脑子,她认为费尽心思去琢磨一件事是很痛苦的事情。她坐在屋里发了一会儿呆,拿出了鲜红的寇丹,打发上午的光阴。一点一点地,她看到一个红色的花瓣开在自己的手上,艳丽无比。

迎着阳光,她仔细看自己的手,柔软修长,在阳光的抚慰下纹络愈加清晰。上高二的时候,一个男孩曾对她说你的手太凉了,手纹太晦暗,你的命运注定了要和不幸捆在一起。

只要不和你在一起,我就不会有不幸。桃子微笑着回敬他。

那男孩却说,没有不幸,你一定是孤独的。

是因为孤独而不幸么?桃子表面不以为然,心里却又有有点疑惑。

“你是朱师傅新雇的店员吧?”

桃子正自欣赏着自己的手,冷不防旁边一个年轻人走过来问。他很高,很干净的眼神,洁白的牙齿,脸上像有一股轻轻的风吹过,很清爽。

桃子又看自己的手,说:“这店是我的。”





“那朱师傅呢？”年轻人好像很惊诧的样子。

“去世了。”

他愣了几秒钟。

“自我介绍一下吧，我叫杨凯。读大学二年级。你叫什么？”

杨凯说着向桃子伸出手。

“朱晓桃。”

桃子没有伸手，回答的声音轻得像一片树叶落到地上。她依然对着阳光看自己指甲上的花瓣。

杨凯对这个穿绿棉布衬衣和牛仔裤的女孩很好奇。她不漂亮，也太瘦了，像路边在风里摇摆的纤细的白杨。但她的眼睛很好看，纯纯的黑，似乎凝结着对某种东西的信仰。她还有漆黑的长发，散发出健康的清香。她的脸寂静而独特。她的手指有斑驳的红，像金属的碎片——为什么是这个样子？她很悲观吗？

她的绿色棉布衬衣上有一朵微小的红色的花，不是在胸前，而是在肩膀上，很奇特。

杨凯觉得自己看到了一个与熟悉的世界迥异的女孩，一个可以给人留下足够的幻想空间的女孩，她属于被上帝特制的类型。他感到心情舒畅。

杨凯夹着书去教室。路旁的法桐在风里喧哗着，像轻率的女孩子。杨凯总觉得这声音能引起人冒险的欲望。他低着头走上楼梯，正和下楼的同班女生——班长周虹撞

个满怀。杨凯的书落到地上，周虹咯咯笑着说：“你在思考哥德巴赫猜想啊！这么专心。”

杨凯不好意思地拾起书，说声“对不起”，抬腿就走。他不太喜欢周虹的笑，像风里的法桐。

周虹看看他，目光似乎深不可测。

转眼到了秋天。

风像一个四处流浪的小贩，不停地兜售着怀里的东西。

桃子的心情好起来。她在书店看书，一本都不拉，在家看电视里的影视频道，吃夹了香肠的黑面包，或者上街看看陌生的人和彩色的衣服。偶尔坐在屋里很享受地发呆，什么都不想，看阳光或细雨在天地穿行。但她很少说话。柔软的头发永远流泻在脸的两侧，眼睛时常亮得刺人的心。她总让人明白，她都知道的，不论发生什么。但实际上，这只是假相，她对未来一无所知。

杨凯每天都来小店。

每次看到桃子，他心里都有一种很盲目的感觉。不想做任何事情，包括读书，上进，包括从小就灌输在心里的继承产业。他放纵自己，就像一个贪玩的孩子。他写过一次日记，是关于桃子的。他心里不知怎么只想和桃子在一起，日记里便只有桃子的名字，杨凯曾数过，是一万三千五百个“朱晓桃”。他曾看到过桃子摘下一片百合的花瓣放



进嘴里咀嚼,晚上的时候他也偷偷从学校花圃弄到百合花,摘下花瓣咀嚼,细细品味,就如同闻到了桃子的唇的味道。这也让杨凯感觉自己不那么光明正大。似乎做了见不得人的事情。心底对桃子有愧。



桃子的视线左右着杨凯的生活。

而实际上,桃子都很少和杨凯说话。在淡淡的阳光里,她就像一盆并不茂盛的植物,不需要多少水,静静地收敛着自己。

桃子偶尔也因为杨凯说了什么而发笑,微微地仰起脸,很天真的表情。这表情让杨凯很想轻轻地拥抱一下她,或者把遮住她脸的头发拂到脑后。杨凯常常想,上帝给每个人不同的灵魂,也发给他们不同的面具,而桃子肯定是上帝的宠儿,她的灵魂似乎不受任何的束缚,自由如风。

自由的将来时是什么样子呢?杨凯很好奇。

杨凯天天来小书店却不需要借口。桃子从不问他什么,他来也自然去也自然。杨凯倒希望她能问什么,他预备了很多的话却派不上用场。这让他总有小小的遗憾。就像厨师烹调了味美的佳品,却没有让最希望的人品尝到。

半年多的时间,来看看桃子,到小店坐坐成了杨凯生活中的一种习惯。一天看不到桃子就像一整天看不到阳光一样,暗淡的心情让他寝食难安。而夜里躺在窄窄的单

人床上,想着桃子,杨凯感到一种温暖。

上晚自习的时候,周虹告诉杨凯班里要组织秋游香山,问他报不报名。

杨凯想到了桃子。从教室出来,他径自去了小书店。桃子正在看波德莱尔的诗歌。她对什么都没有过高的兴趣,但她觉得生活里应该有诗歌的。那是另一个寂寞的世界,可以覆盖她同样的心。她偶尔想,也许可以有一场穿越诗歌的爱情。只是爱情似乎有遥不可及地远。

杨凯小心翼翼地问她:我们班组织游香山,一起去吧!去散散心。

桃子看着杨凯,心里有细碎的感动,浅浅的。这个英俊的男孩总是很小心地征求她的意见。她从未想过他为什么要来关心她,她不喜欢穷究根底。她宁愿这是个不能解答的问题。

“好吧,去散散心。”

桃子答应了。去年她背个背包,独自去了泰山,穿着那双麻编的凉鞋,在山顶散开头发,迎着风吃冰淇淋。天亮的时候,她独自拥着被看日出,听罗大佑的《光阴的故事》。那好像是上辈子的事。

那次旅行让她感到仿佛是背离平淡而做的一次飞翔。

杨凯非常高兴,他想搓手,又觉得这不合适,一点情调也没有,就跑出去买冰淇淋,两大盒。两个人坐在小店外



面哈着冰冷的气吃了一个小时。两个人都不说话,听着风声,看着晶亮的星星。杨凯感到奇怪,两个人好像路边吃大排档的陌生人似的。



真的无话可说么?

保定到香山要五个多小时。租的大轿车凌晨3点钟就要从学校出发。天很凉,竟淅淅沥沥下起了小雨。杨凯在学校大门口门廊下,焦急地等着桃子。雨,黑暗而空洞。车在门口停着,周虹有点着急地叫杨凯上车,杨凯固执着,不肯上去。

看看表,已经两点五十五分了。

车缓缓开动,杨凯因为希望变成失望而感到疲倦,心里说不出的灰。

他犹豫着是不是要上车。

忽然,桃子急匆匆地从对面跑过来,撑着伞,背上的背包一摇一晃。

“师傅,停车”,杨凯兴奋地喊了一声。

桃子穿的很薄,一件厚棉布衬衣淋了半湿。

杨凯有些心疼,却不忍责备她。只是把自己的厚茄克脱下来,披到桃子身上。桃子背着灯光看他一眼,眼睛里一片黑暗。

车在漆黑的雨夜里行进,一车人昏昏欲睡。桃子也打起了瞌睡。杨凯望着雨夜,心里暖烘烘的,第一次离一个

女孩子这么近,他甚至闻到了她身上温暖的气息。是那种开着淡蓝色鸢尾花的气息。杨凯对自己的想像很满意。

这一刻,是最好的。

桃子睡得很沉,直到曙色漫进车窗才醒。雨渐渐住了。桃子想把茄克还给杨凯。杨凯制止了桃子。两个人望着窗外的连绵群山,都沉默着。那匍匐的山脉忽而清晰忽而隐于雾后,像一幅流动的画面。杨凯的几个同学伸着懒腰,注意到他身边的女孩子正是门口书店的女主人,便暧昧地打趣说:真人不露相啊!做得天衣无缝,哈!哈!

杨凯惟恐桃子不高兴,却又不好说什么,便扭头和身后的周虹说了两句闲话,以示对几个男生的不屑。

桃子仍看着窗外,她根本不在乎这些话。在她的心里她是独立的,一切的感情都只和自己有关,无论欢乐或孤独,都是隐藏于心的血液,别人无法知道它从哪里来到哪里去。

车开得缓慢,车窗开着,吹进来的晨风很清凉。风中有青草和花朵的清香。

桃子很喜欢,心底有一种澄澈的愉悦。

车到了香山,太阳升起老高。周虹告诫全班同学,下午五点钟准时在山下集合,过时不候。爬山不能单独行动,至少要两三个人一起。周虹远远地看到杨凯。他和桃子选择了一条羊肠小道。





两边低矮的酸枣树伸着尖利的刺，不时挂住桃子的衣服，划破她的手臂。但登到高处俯视，山下的红叶一片连着一片，象晚霞遍野烧起来，美丽极了。



桃子的脸微微泛红，额头冒出了细密而晶莹的汗珠。

杨凯看着她，心在扑扑地跳。他感觉她脸上的皮肤几乎是透明的，像一朵纯白的清香的花。

桃子努力向上攀着，她十六岁生日的时候曾下决心，每年都要出门旅行一次，让生命感受一次大自然的美好，要坚持到五十岁，然后写一本自己的游记。现在，这却成了一种梦想。以后的日子，她还能把这种梦想变成现实么？

身旁有相携的恋人攀过。女孩穿红色的T恤，纯白的牛仔褲，圆圆的脸庞，笑容纯净。男孩高大，神情很认真，仿佛和女孩爬山是一次重要的使命和考验。女孩偶尔向男友做个鬼脸，“你快点爬，要不我就不跟你了。”

桃子禁不住微微地笑，那么可爱的女孩子。她把手伸出来，透过酸枣树的阳光落到她手上，风吹来的时候，阳光像五彩昆虫那样在她手里跳跃。

杨凯看着有些孩子气的桃子，心里竟然有些感动，觉得自己以前的生活很苍白，过于简单了。

他仰起头，桃子在前面小树的阴影里，在对着他说：“你快点啊，没有力气爬了吗？”



杨凯很快就赶上了桃子。桃子的笑是他最大的能量源泉。

“每次和你在一起都有些特殊的感受。”杨凯故作轻松地说。

桃子的心动了一下，像在胸腔里偏了位置，但瞬间又回到了原来的地方。“每个人都是特殊的。”

杨凯仰起头，“对一般人的感觉只是一个大概的轮廓，只对少数人才有细致敏锐的感受。”

“所以你会有朋友。而我没有。”

“我算不上你的朋友吗？”

桃子不回答，脸上有一点点地淡漠。

她心里是没有答案的。很长时间以来，她没有朋友，也从未想过有一个朋友的必要。她的心一直是上了锁的。但杨凯呢，算是一个例外吗？

桃子的世界是单调而丰富的。她在这个城市长大，却对这个城市有一种陌生的感觉。她认识的人很少，她上学的时候喜欢独来独往，讨厌女孩子们在一起“叽叽喳喳”地笑闹。所以她没有很好的朋友，而毕业后就想不起和谁联系了。她觉得自己的世界也很有乐趣的。她常常找出一些旧衣服，别出心裁地在一个醒目的地方绣一朵花，或缝上简单的饰品。要么把苹果用水果刀切成薄薄的片儿，放到刚买到的冰淇淋里，慢慢品味，桃子觉得很快乐。

她常常想自己是一幅巨画，画的背景是阔朗的空白，

但画的本身却是极细致的，耐人寻味。

“桃子，你有时很让人费解。”

爬到半山腰，杨凯忽然说。他想用这些带有疑问的话进入桃子的心。

当一个男生觉得一个女孩很神秘的时候，他多半会爱上她。杨凯也不例外。

“每个人都是令人费解的，因为每个人都是谜。”

桃子摘下一枚青红的小酸枣，说话的时候眼睛灼亮地注视着他。

“可你是一个我想清楚地知道的谜底，又想什么都不知道的美丽的谜。”杨凯对自己说出这样的话感到满意。

桃子的嘴角露出些微的笑，杨凯看不出那是善意的笑亦或是嘲讽的笑。

风从酸枣树和岩石间轻松地穿过，留下一两片树叶和清新的气息。

桃子感到累了，觉得腿有点儿颤。很长时间没有运动了。她正想坐下来歇一会儿，忽然，脚下一滑，踩翻了一块石头，她晃了几晃。身旁的杨凯赶紧伸出手，桃子环在了杨凯的手臂里。

桃子扭伤了脚。

一瘸一拐地往山下走，桃子的心有点慌，没有着落。杨凯的手潮湿而温暖，像是黄昏海水里的海藻。

两个人坐在山脚下，喝水、吃面包和香肠。桃子看一

